

冷香谷

忆文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

但是，最令蓝天鹏和萧琼华不解的是，这位美艳如仙的丽宫女主人“冰川女侠”，乍然看来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，只是一时想不起。

再看“清云”道人，也以外宾参见一派之尊的礼节，稽首躬身，而“托克公子”盖普文，早已和其他诸女一样，俯身跪在地上，早已没有来时的傲气，想必是感于“冰川女侠”的一句话，救了他的一条命，而以大礼跪拜为谢。

蓝天鹏看罢，立即示意萧琼华收剑，两人也以外宾拜会一派之尊的礼节，肃立拱揖，微躬上身。

“冰川女侠”一俟诸女高呼“叩见宫主”完毕，立即谦和的肃手说：“两位贵宾免礼，请‘清云’道长恭请两位贵宾‘莹宫’奉茶！”

“清云”道人立即恭声应是，并转身向蓝天鹏和萧琼华，谦和的说：“少谷主和萧琼华请。”

蓝天鹏和萧琼华也不答话，再向“冰川女侠”微一躬身，跟在“清云”道人身后，沿着一道花径，迳向一座绮丽花园中的晶莹宫殿前走去。

“冰川女侠”一俟蓝天鹏两人走上花径，立即命令诸女起立，并吩咐即刻收葬被斩为五段的“红袍大帝”的尸

体。

最后，才望着俯跪在地的“托克公子”，沉声说：“盖普文，本宫主早已至此，你可知本宫主为何救你而不救‘红袍大帝’？”

跪在地上的“托克公子”，赶紧诚惶诚恐的说：“晚辈不知，尚望宫主见示！”

“冰川女侠”冷冷一笑说：“红袍大帝，狂妄无知，仅凭几分蛮力，鱼肉乡里，欺侮女子，是以本宫主不救他，而你盖普文，除对本宫主纠缠外，尚无大恶，是以救你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“托克公子”早已连连叩首说：“多谢宫主救命之恩，并宽恕晚辈冒渎之罪！”

“冰川女侠”微一颌首说：“今夜之事，望你离去，不必再提，传扬开来，对你盖普文的颜面并不光采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托克公子”连连叩首说：“晚辈晓得！”

“冰川女侠”微一颌首说：“唔，你可以走了！”

“托克公子”再度叩首起身，瞷目看了一眼“红袍大帝”的那堆尸体，展开轻功，直向正东冰崖上如风驰去。

萧琼华一面前进，一面不时转首看一眼“冰川女侠”，她想到方才被“冰川女侠”以严肃的语气阻止她惩戒“托克公子”于前，又要向对方躬身施礼于后，仔细想来，心中十分不是滋味。

但是，当她想到对方是一方首领，而且是外界一直传说的神秘人物，假设不是“清云”说出丽宫的秘密，她还是一样的视“冰川女侠”为天女？再说以她泱泱中原侠女，岂肯失礼于西域化外女子。

念及至此，芳心一畅，郁气全消。

穿过前面的紫竹林，蓝天鹏和萧琼华的目光倏然一亮。

只见前面一道晶莹矮墙，缕有梅花砖孔，两只棲凤，蹲踞一只牡丹花，确是个别致美观的月形园门。

门内是一片绮丽花园，假山湖石，一式通体晶莹，形如白石，又似水晶，加上四周的奇花异草，和对面莹宫大殿，在皎洁的月光照耀下朦朦胧胧，闪闪烁烁，恍如天上仙境不似尘凡人间。

莹宫左右角门侧殿，均有朱漆回廊，弯弯曲曲，分别通向深处各殿，在高耸的针松间，逸出晶莹的殿瓦和飞檐。

三人沿着花径前进，两边花圃间，俱是中原少见的奇异大花，有淡紫，有血红，有浅黄，有粉红，芬芳扑鼻，满园生香。

莹宫殿阶广台上，静肃的立着八名红衣背剑女警卫，另有四名霓裳女子，恭迎在殿门下。

蓝天鹏和萧琼华，在“清云”道人的引导下，登阶直趋殿门。

这时莹宫大殿内，灯光通明，恍如白昼，殿中金碧辉煌，形如中原的皇宫大内。

八名女警卫，纷纷施礼，四名霓裳女子躬身相迎。

进入殿门一看，这才发现宫灯照耀的大殿内，锦屏层层，不知是何用意。

走在前面的“清云”道人，一到锦屏前，才侧身肃手，谦和的说：“少谷主，萧姑娘，请！”

蓝天鹏和萧琼华也不谦逊，迳自绕屏进入，这才发现，每层锦屏后，都是一个陈设豪华的广间。每个都有四个侍女肃立伺候。

“清云”一直肃手说‘请’，蓝天鹏和萧琼华也就不客气的一间一间的深入直进。

直到第五个广间，里面的陈设突然与其余四进迥然不同，在一座高大锦绣绣壁下，分设四张玉桌锦墩，中央却有一张红玉锦帔大椅，一望而知，那张红玉大椅，就是丽宫主人“冰川女侠”专坐的。

蓝天鹏游目一看，颇觉奇怪，每一个广间里都有侍女伺候，唯独这一间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

这一间特别广大，除了一椅四桌四墩外，别无他物，仅中央锦帔玉椅的一侧，悬放着一块晶莹云板，和一个小绒毡。

游目打量间，“清云”道人已肃手请蓝天鹏和萧琼华两人，在右侧宾位的两张玉桌上坐下来了。

“清云”道人，一俟蓝天鹏两人落座，立即压低声音说：“少谷主和萧姑娘请勿见疑，这里是‘秘议宫’……”

萧琼华立即不解的问：“为何在秘议宫会客？”

“清云”道人谦和的一笑说：“稍时两位就知道了。”

说罢，自己迳至左侧的第二张玉桌后坐下。

蓝天鹏却迷惑的说：“现在我们虽然已到了冰川高原的丽宫，方才也见到了‘冰川女侠’，仔细想来，连我自己也闹不清我们前来是为什么了？”

“清云”道人欠身一笑说：“贫道方才已说，再等片刻两位就知道了。”

蓝天鹏一听，只得改变话题问：“方才来时，那两个缠斗‘托克公子’和‘红袍大帝’的霓裳女子看来剑法不俗，为何还斗不过对方两个徒手？”

“清云”道人叹了口气说：“不瞒两位说，那两个霓裳

女子，就是现任主人‘冰川女侠’的同一代姐妹，她们不愿下手杀‘红袍大帝’和‘托克公子’当然是怕树强敌……”

萧琼华听得心中一惊，不由急声说：“我今夜杀了‘红袍大帝’，不是为此地带来了麻烦了吗？”

“清云”道人立即正色说：“萧姑娘则不同，您非但没有为此地树敌，而且为她们解除了两个经常前来纠缠不休的歹徒！”

蓝天鹏则不解的说：“在下不懂道长的意思！”

“清云”正色解释说：“这两个恶障，经常来缠，目的要娶‘冰川女侠’为妻，并且还要自为宫主，其实，他们却不知，现在的‘冰川女侠’，年龄尚不足二十岁……”

蓝天鹏和萧琼华虽然事先早已知道了丽宫的秘密，但这时听说现在的“冰川女侠”还不足二十岁，也不由惊得脱口一声轻啊，震惊的说：“真的？难道每届丽宫的女主人，都活不过三十岁呢？”

“清云”道人黯然颌首说：“不错，方才两位看到的那群霓裳女子，其中有一名靛罩薄纱的那是上一届女主人的姐妹……”

蓝天鹏却不解的问：“奇怪，怎的未见有年事高的女子担任警卫，何以都是少女？”

“清云”道人有些感慨的说：“莫说年事高的女子，就是刚刚学步的女婴，也不在少数！”

萧琼华不由惊异的问：“可是因为天已入夜，她们都安歇了？”

“清云”道人点点头说：“不错，不过就是白天两位前来，也见不到她们！”

蓝天鹏和萧琼华不由齐声问：“为什么？难道将她们监

禁在某一个地方不成？”

“清云”略微迟疑说：“这话很难说，如果说不是监禁，她们在后宫又不能随便出来，若说她们被监禁，她们同样的可以下山到镇上购买物品！”

萧琼华接口说：“总之，要得到许可才能外出，否则便不准离开后宫一步！”

“清云”立即颌首说：“不错，她们的唯一职责，就是养育那些周岁以上的女婴和女孩！”

萧琼华继续问：“那么丽宫中有没有中年女子呢？”

“清云”道人毫不迟疑的说：“有，她们俱都在后宫担任煮饭洗衣等较辛苦的工作……”

蓝天鹏听得心中一动，不由关切的问：“年龄较长者，应该功力也较别人为高呀，为何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“清云”已淡然一笑说：“那是当然，功力高的中年女子，多派在夜间担任巡查警戒的工作，像两位方才看到的那位肩罩薄纱的霓裳女子即是！”

萧琼华听得精神一振，不由关切的问：“看她的容貌，并不像是中年女子嘛？”

“清云”淡然一笑说：“那是因为她穿着同其他少女一样的霓裳，加之在月光之下，脸上又罩着一层薄纱之故！”

蓝天鹏听得剑眉一蹙，十分迷惑不解的问：“道长，请恕在下失礼，在下对道长如此清楚丽宫的事，十分不解，可否请道长见示？”

萧琼华心中一动，也接口问：“还有，方才我们细看‘冰川女侠’总觉似曾相识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远处已传来少女的朗声说：“宫主到！”

“清云”道人一听，首先起身，神秘的一笑说：“两位

要知道的谜，马上就可以得到答案了吧！”

蓝天鹏和萧琼华一听，自然不便再问，由于“清云”已经离座肃立，因而两人也站起身来。

随着少女们的呼声，终于听到了一阵环佩叮咚轻声响，而且，逐渐走近。

锦绣绣壁后，首先走进两个秀发披肩，身穿拖地银裳的少女，同时向蓝天鹏和“清云”道人施礼恭声说：“启禀贵宾，道长，宫主已到！”

说罢，各自退至两侧，“清云”道人仅颌首会意，并没有说什么，蓝天鹏和萧琼华静静的站着，也不知应该有什么动作。

随着环佩声的清晰接近，蓝天鹏的目光一亮，那位绝色美女，丽宫的女主人“冰川女侠”，在六名银衣少女的簇拥下走了进来。

“清云”道人，立即稽首，微躬上身，蓝天鹏和萧琼华，也同样的微一欠身。

“冰川女侠”雍容的颌首一笑，肃手谦和的说：“两位贵宾请坐！”

说罢，雍容的走至玉椅前，直到蓝天鹏和萧琼华落座后，她才向“清云”道人肃手，自己也随之坐在红玉锦帔大椅上。

“冰川女侠”落座后，立即拿起小绒鎚，在云板上“叮叮”击了两下。

云板虽小，“叮叮”之声却极悦耳，而且，整个莹宫中，嗡嗡有声，且有回应。

云板一响，八名银裳侍女，立即躬身施礼，鱼贯退了出去。

蓝天鹏和萧琼华趁机仔细打量“冰川女侠”，她的美，的确称得上天生丽质，难怪上届的丽宫女主人，选中了她，但也害了她。

所幸途中遇到了“清云”道人，在来此途中，讲述了丽宫的秘密，和“冰川女侠”的接替内幕。

否则，两人冒然前来，看到这位年龄尚未满二十的绝美少女，而心里却以为她就是昔年曾向“银衫剑客”邀请比剑的“冰川女侠”真不知如何惊异，如何震骇，怕不对她毕恭毕敬，诚惶诚恐的大呼老前辈呢！

心念间，八名银装侍女已退了出去。

“冰川女侠”这才举起纤纤手指，将罩在脸上的那层薄纱，轻轻的取下来。

薄纱一除，蓝天鹏的心头不由怦然一动，不自觉的有些脸红，因为，眼前的这位未满双十的少女，实在是太美了，这与他小时候听老蓝福讲故事的天上仙女，似乎一样的，而且，和图画中的月中嫦娥并无二样。

当然，这并不是说“冰川女侠”比萧琼华和兰香姬几位绝色少女美，而是“冰川女侠”的美丽另有一种气质。

萧琼华也看的暗赞不已，她觉得“冰川女侠”的确称得上美艳无俦，世间少有，尤其“冰川女侠”雍容、娴静的气质，是她和皇甫慧，欧阳紫，以及兰香姬所没有的。

只见除下薄纱的“冰川女侠”绽唇一笑，露出两排编贝般的晶莹玉齿，用她剪水般的双目，望着蓝天鹏和萧琼华，谦和的说：“我已知道这位是蓝少谷主……这位姑娘的尊姓芳名是……”

蓝天鹏立即欠身说：“这位是在下的表姐萧琼华！”

“冰川女侠”立即微一欠身说：“原来是萧姑娘，久仰

了！”

萧琼华也欠身谦和的说：“不敢，方才莽撞之处，尚请宫主原谅！”

“冰川女侠”立即歉声说：“萧姑娘，你是客，对方才的事，应该说抱歉的是我，而且，还要多谢你的斩奸除恶，为我除去了两个纠缠不休的狂徒！”

蓝天鹏一直想着“冰川女侠”为何知道他身份的事，因而插言问：“请问宫主，您是怎的知道，在下的来历和身份？”

“冰川女侠”毫未思索的一笑说：“家兄在月前已将少谷主要来的事告诉我了！”

蓝天鹏和萧琼华听得一愣，不由同时自语似的说：“家兄？……”

接着，两人又同时迷惑的问：“请问令兄是那一位？”

岂知，坐在对面的“清云”道人，竟含笑起身说：“就是贫道！”

话一出口，蓝天鹏和萧琼华，脱口一声轻啊，真的楞了，细看“清云”道人，眉目间果然与“冰川女侠”一样，难怪方才两人一见“冰川女侠”时，便有似曾相识之感。

“清云”道人，微一欠身，歉声说：“非常抱歉，贫道虽然诳语犯戒，但为了救自己的胞妹脱离苦海，保全生命，不得不虚诈作假，祖师知之，亦当有贫道之不得已而为之。”

蓝天鹏和萧琼华同时一定神，再看光颜娇丽的“冰川女侠”，这时已花容惨淡，黯然的低下了头。

“清云”道人沉重的继续说：“两位有什么话，尽管发问，现在整个莹宫中，只剩下我们四人了，这里是秘议宫，没有人敢走进来偷听，两位尽管放心。”

蓝天鹏略微迟疑的说：“在下有一个疑问，不知当问不当问！”

“清云”道人立即凝重的说：“贫道以为，没有比丽宫的秘密再重要的问题了！”

蓝天鹏一听，知道没有不可问的问题，立即真挚恳切的问：“在下想请道长解释一下和宫主的胞兄妹关系！”

“清云”道人一听，毫不迟疑的沉声应了个“可以”，随之，缓缓坐在锦墩上，深深吁了口气，才以沉重的心情，说：“首先贫道要说明的是宫主的母亲是贫道的继母，而且是在贫道拜在昆仑掌门“玄清”仙长座下以后才迎娶的。

当然，我的继母就是此地丽宫中的女弟子，她老人家为了另谋人生幸福，请求上两届的宫主准许她下山选择夫婿，她老人家选的夫婿，就是贫道的家父，一位刚刚失去妻子的中年人。

继母在和家父成婚之前，曾明言在先，她老人家的第一个女儿，在届满周岁之后，必须送往冰川高原的丽宫中作替身。

当时家父曾经表示反对，但为了获得另一个他喜爱的妻子，最后他不得不答应这件事，可是当继母真的生了玉妹时，家父又舍不得把玉妹送来了。

继母深知丽宫的法规厉害，到了玉妹周岁那天，家人吃了喜筵，就在那天的晚上，继母和玉妹一齐失踪了。

家父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想到自己唯一的女儿，就此分离，终生不得再见，真是痛不欲生，大哭失声……”

“清云”道人说至此处，神色黯然，声韵低沉。

高坐玉椅上的“冰川女侠”也早已娥眉轻蹙，明目擒泪，掩不住内心的悲戚。

蓝天鹏和萧琼华对这一对同父异母的兄妹，也不禁报以同情之心。

“清云”道人继续低沉的说：“贫道原籍河南，且家父又不习武功，迢迢数千里的路程，要他老人家如何追赶，因而，不几天便忧急成疾了，试想，一个失去女儿，又失去娇妻的人，怎能不忧，又怎能不急呢？而贫道的两个弟弟，也都在外经商，不在他老人家的身前。

几个月过去，一天，我继母一个人仆仆风尘的赶回家去，夫妻见面，抱头痛哭，这对家父来说，多少得到一些安慰，但是，几个月的病体折磨，他老人家也就此不起了。

说至此处，“清云”双目湿润，“冰川女侠”已是珠泪潸然了。

“清云”道人继续说：“当家父弥留之际，贫道恰巧云游河南返回故乡省亲，正赶上见家父西归前的最后一面，当时情形，十分悲惨，家父临终时，尚握着继母的手，不停的呼着玉妹的名字，并要求继母老人家答应他，无论如何要把他唯一的女儿救回家。

当时为了安慰家父的心，使他老人家西归无虑，继母和贫道，都一口答应家父，无论如何也要把玉妹救出丽宫，使她享受到一般少女应该享受到的快乐和幸福。”

说至此处，“清云”道人不由感慨的摇摇头说：“话是对家父说出去了，他老人家也欣慰的含笑归西，可是这件艰巨而棘手的事情，却一直拖到今天，而且，愈来愈难实现了。

继母非常敬爱家父，而且，她老人家也一向诚实无欺，绝不因事情困难而打消了救玉妹的念头，这十多年来，她老人家仍不辞辛苦的长途跋涉，甘冒着风吹日晒的风霜之苦，

每年前来西域一次，来看贫道和她老人家的独女。

当然，继母所寄望的是玉妹芳龄及笄，以便向前任宫主请求，带玉妹下山择婿，了却心愿，以慰家父在天之灵……”

“清云”说至此处，黯然一叹说：“没想到，今年春天，继母再来时，玉妹无知，已接受了上届宫主的印剑，答应愿任丽宫的新主人了！”

这件事令继母伤心至极，也失望到底，这才前去找贫道商议，并告诉了丽宫女主人，历届接替的秘密，并说玉妹接替了女主人，也就等于判了死刑！”

萧琼华听得中心一惊，不由脱口说：“会有这等严重？”

泪落香腮的“冰川女侠”，立即凄然点了点头。

“清云”道人也颌首说：“不错，因为据贫道继母说，丽宫的女主人尚无一人活过三十五岁呢！”

蓝天鹏却不解的问：“为什么活不过三十五岁？”

如此一问，高坐在玉椅上的美丽女宫主，立即含羞垂首，带雨的梨花娇靥上，也同时飞上两片红霞。

蓝天鹏一看，顿时想起“清云”道人途中告诉他的话——只要“冰川女侠”的春心一波动，她的生命，就算进了枉死城。

念及至此，蓝天鹏觉得十分不好意思，因为他怕“清云”道人怀疑，而令他有明知故问之嫌了。

“清云”道人自然看到“冰川女侠”和蓝天鹏两人的神情，因而也技巧的回答说：“当时贫道也有此一问，继母在不得已之下，只得迫令贫道先向天盟誓，绝不透露丽宫秘密与他人，她老人家才告诉了贫道有关丽宫主人的事。”

说此一顿，“清云”道人，再度含意颇深的望着蓝天鹏两人继续说：“当时贫道听后，自然要问继母如何救玉妹的生命，这时继母才说出上届丽宫的女主人‘冰川女侠’，曾经飞柬邀请‘银衫剑客’比剑的事……”

蓝天鹏一听，不由迷惑的插言问：“这与在下师伯比剑有何关连？”

“清云”道人继续凝重的说：“因为丽宫女主人在接任时饮下的药物，必须令师伯的‘金刚神功’，以其至刚如火的真力，将她体中的药毒逼出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蓝天鹏已以恍然的口吻，说：“原来‘冰川女侠’柬邀师伯前来比剑是另有用意的呀？”

但是，萧琼华却在一旁望着“清云”似有所悟的问：“这么说，道长费尽心机邀我们来丽宫浏览美景，也是要我表弟为令师解除体中的药毒了？”

如此一说，“清云”道人立即惶愧的站起来，真诚的宣了一声佛号，向着萧琼华面稽首惭愧的说：“贫道曾有言在先，为了告慰先父在天之灵，以及解除继母之忧，贫道虽违语犯戒，在所不惜，少谷主和萧姑娘，侠肝义胆，菩萨心肠，当不会不念贫道一番孝心，而加责难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美丽的女主人，早已掩面缀泣了。

“清云”的话至情至理，新接任的“冰川女侠”也在那里哭得伤心，尤其令蓝天鹏和萧琼华感动的是“清云”道人的一片孝心。

但是，疗伤虽然无问题，可是萧琼华怕的是又多了一位同室姐妹，“冷香山庄”上，又多了一位绝色的少夫人。

蓝天鹏心地善良，他觉得莫说这中间还起源于“清云”的孝心，就是一个陌生人相求救人，他也会不惜消耗体内真

力而答应下来。

是以，他微蹙剑眉，迟疑的问：“只是不知在下能否为宫主解除体内药毒？”

“清云”道人一听，心中大喜，知道蓝天鹏已答应了为他胞妹疗毒的事，是以，忍不住兴奋的脱口说：“能，能，绝对能解除……”

但是，萧琼华却淡淡的问：“道长这么有把握？”

“清云”立即愉快的说：“据贫道继母说，如在一年之内用‘金刚掌力’只需片刻工夫，假若满三年，解除的希望就渺小了！”

蓝天鹏一听，立即关切的问：“不知宫主接任几个月了？”

美丽的宫主，立即幽幽的说：“还不到三个月！”

说话之间，幽怨轻愁，愈增妖媚，莫说蓝天鹏看得怡然心动，就是萧琼华也要在心里说一声我见犹怜。

由于有了这一发现，萧琼华不自觉的关切问：“不知是怎样的疗法？”

如此一问，美丽的女宫主，立即羞的垂下了粉首。

萧琼华看了这情形，芳心更不安了。

“清云”道人则镇定的说：“据贫道继母说，一种是在天灵盖上将头发剃掉，将头皮割开一个小洞，然后，少谷主视功力之浅厚，用一指或两指，抵在割破处，使血液逆流……”

蓝天鹏听得心中一惊，不由惊异的说：“迫使血液逆流，有如万蚁钻心，那怎么能忍受得住，再说，在天灵上割破一个洞，也会损了面部的美好……”

“清云”道人黯然一叹说：“为了保全性命，那也是不

得已的事呀？”

蓝天鹏一听，不由关切的问：“不是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吗？”

“清云”道人一听，立即望着萧琼华，以期待的口吻说：“另一种方法，就要请萧姑娘劳神了！”

萧琼华一听，立即大感意外的说：“我？……我能作什么？我又不会‘金刚神功’？”

“清云”道人一听，立即叹了口气，黯然说：“那就只有用逆血割洞疗毒法了！”

美丽的女宫主，立即戚然低下了头。

萧琼华推己及人，当她想到在自己的天灵上留一个疤痕，不管逆血的滋味如何，就是绝美娇靥上的疤，自己又怎能承受？

念及至此，不自觉的沉声问：“道长将第二个疗伤方法说出来，大家听听也不妨嘛，再说，也许还有更妥切的方法也说不定呢？”

“清云”道人感激的看了萧琼华一眼，叹了口气说：

“第二种疗毒方法，是萧姑娘的手掌，平贴在舍妹的脐部上，用‘吸’字诀，将舍妹体中的药毒，循循纳入丹田内，而后，由舍妹以真力控制毒源不让它四散，直到妇女一定的时间，便会排出体外。”

高高坐在玉椅上的美丽女主人，早已听得羞红满面，直达耳后，愈发不敢抬起头来。

萧琼华一听，妇女一定的时间，便会排出体外，知道是指女子的经期，因而，也不自觉的靛飞红霞。

蓝天鹏听不懂“清云”道人的话意，而且，也不知道怎的会到了一定的时候自会排出体外。

本待发问，但看了“冰川女侠”和表姐萧琼华的娇羞神情，知道是妇女方面的事，而又是他不懂的事，因而住口不说了。

但是，萧琼华却觉得“清云”道人说话很有技巧，他不说蓝天鹏的手放在“冰川女侠”的脐部上，却说她萧琼华。

也正因为有“清云”的这句话，使得她心中一动，突然问：“不知我的手，抚在令妹的脐部上，而我表弟的双掌，贴在我的命门上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“清云”道人已面有难色的说：“这样太危险了吧！”

萧琼华却不解的问：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清云”道人凝重的说：“因为少谷主用的是‘吸’字诀，万一不慎将药毒引起至萧姑娘的体内，岂不害了萧姑娘的一生？”

萧琼华一听，不自觉的黛眉紧蹙，面透忧色，同时自语说：“这该怎么办？”

“清云”道人年事已长，阅历亦多，自然看出萧琼华与蓝天鹏，明是表姐表弟，实是一对自小长大的情侣，焉能看不透萧琼华的心事。

于是，他故意叹了口气说：“舍妹虽然除了药毒，也只能救她多活几年岁月，至于了却对家父的诺言，今生今世，算是休想了！”

蓝天鹏和萧琼华一听，不由齐声惊异的问：“为什么，道长？”

“清云”道人再度叹了口气说：“丽宫历届女主人，多为临终之际选择替身，选妥之后，旋即交接，不久也就死去，全宫立即将之安葬宫后。”